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美] 海明威◎著

# 永别了，武器

# FAREWELL TO ARMS

中国致公出版社

# 永别了，武器

[美] 海明威◎著 邹清声◎译

---



---

## A Farewell To Arms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别了,武器/(美)海明威著;邹清声译.—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2辑)

ISBN 7-80179-116-9

I. 永… II. ①海…②邹…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313 号

---

**永别了,武器**

---

译者:邹清声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富达印刷厂

开 本:880×1240 1/32

印 张:228.5

字 数:6953 千字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2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2000 册

---

ISBN 7-80179-116-9/I·002

定价:420.00 元(全二十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 言

厄纳斯特·海明威(1889~1961),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海明威生于美国伊利诺依州芝加哥郊外橡树园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行医之余,经常带海明威去钓鱼打猎,使海明威从小就醉心于那些极富野趣的运动。日后,海明威笔下的猎人、渔夫、拳击师、斗牛士,那些狂热的好竞争的铮铮硬汉,那些耐寂寞的“苦行僧”,无疑都带有他自己的烙印。

1917年,高中毕业的海明威进《堪萨斯城星报》社当见习记者。这一工作为他观察了解美国社会提供了途径,同时,因为《星报》极力改革浮华之极的文风而大力提倡朴素简约的新闻体,无形中帮助海明威奠定了日后作为大文学家的独特风格——辞隐情繁的“冰山”式语言特点。

1918年,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明威以志愿救护员身分奔赴意大利前线。在短短的几个月中,他身中二百多块弹片。以这种“难能可贵”的战争经历为蓝本,以战后旅居巴黎虚无玩世为基调,《太阳照样升起》(1926)和《永别了,武器》(1929)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战争与恐怖、幻灭与冷漠,海明威也因而成为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海明威竭力在野外运动中寻求精神避难和写作灵感。无论是西班牙斗牛的残酷戏剧场面(《死在午后》,1932),还是非洲群山峻岭中人死兽亡的悲剧镜头(《非洲的青山》,1935;《乞力马扎罗的雪》,1935),或多或少勾勒出海明威的人生观点:肉体的活力与绝灭、精神的重压与尊严互为依存。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以北美报业联盟记者身分前往西班牙,并以鲜明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发表了剧本《第五纵队》(1936)和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194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明威曾随美国海军巡逻佛罗里达海峡,随英国皇家空军参加过几次战斗,也曾是联军诺曼底登陆的目击

者,不过他并没有像他所计划的那样写出一部陆、海、空战争三部曲。

不过,海明威并不是人们所想的那样“才思枯竭”。1952年,《老人与海》以其洗炼之笔、象征之韵使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五十年代后,因战争和几次事故,海明威的健康日益糟糕,精神开始萎靡。终于在1961年7月2日,海明威用他心爱的猎枪结束了自己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这部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是1929年发表的,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像许多欧美反战作家一样,海明威写出了人们对这场摧残爱情和人性的战争从投入到怀疑到厌恶继而冷漠麻木的过程,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玩世不恭、信仰危机的“迷惘一代”的精神面貌。

书中主人公亨利从尽义务到对战争的指责调侃,道出了意大利社会各阶层对战争的态度,而海明威就是要让人们“从这本书中了解人类在战争中的思想感情”。然而,事与愿违。意大利国内具有极端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倾向的人极不愿意看到他们自己的形象被丑化,而一部分意大利人虽自己有过痛苦的战争经历,却不情愿让不堪入目、溃不成军的场面(尤其是卡波雷多大撤退场面)形诸文字,像一个伤疤,时时提醒人们痛苦的体验。所以,1929年小说发表时,在意大利遭禁。受意大利方面的压力,在美国连载小说也被禁,电影的部分镜头被删去,更有像罗伯特·海瑞克这样的评论家以《什么是垃圾》为题,撰文攻击此小说。

尽管如此,《永别了,武器》显示出海明威艺术上的成熟。情景交融的环境描写,纯粹用动作和形象表现情绪,电文式的对话,简短而真切的内心独白,托讽于有意无意之间,简约洗炼的文体以及经过锤炼的日常用语等等,构成他独特的创作风格。《永别了,武器》也因此而成为一部现代世界文学名著。

编者

# 目 录

|           |       |
|-----------|-------|
| 序 言 ..... | ( 1 ) |
|-----------|-------|

## 卷一

|               |       |
|---------------|-------|
| 第 一 章 .....   | ( 1 ) |
| 第 二 章 .....   | ( 2 ) |
| 第 三 章 .....   | ( 5 ) |
| 第 四 章 .....   | ( 9 ) |
| 第 五 章 .....   | (14)  |
| 第 六 章 .....   | (18)  |
| 第 七 章 .....   | (22)  |
| 第 八 章 .....   | (28)  |
| 第 九 章 .....   | (31)  |
| 第 十 章 .....   | (43)  |
| 第 十 一 章 ..... | (48)  |
| 第 十 二 章 ..... | (52)  |

## 卷二

|                 |       |
|-----------------|-------|
| 第 十 三 章 .....   | (56)  |
| 第 十 四 章 .....   | (62)  |
| 第 十 五 章 .....   | (65)  |
| 第 十 六 章 .....   | (70)  |
| 第 十 七 章 .....   | (74)  |
| 第 十 八 章 .....   | (77)  |
| 第 十 九 章 .....   | (81)  |
| 第 二 十 章 .....   | (89)  |
| 第 二 十 一 章 ..... | (93)  |
| 第 二 十 二 章 ..... | (100) |

|             |       |
|-------------|-------|
| 第二十三章 ..... | (102) |
|-------------|-------|

### 卷三

|             |       |
|-------------|-------|
| 第二十四章 ..... | (111) |
| 第二十五章 ..... | (113) |
| 第二十六章 ..... | (124) |
| 第二十七章 ..... | (127) |
| 第二十八章 ..... | (136) |
| 第二十九章 ..... | (143) |
| 第三十章 .....  | (147) |
| 第三十一章 ..... | (160) |
| 第三十二章 ..... | (162) |

### 卷四

|             |       |
|-------------|-------|
| 第三十三章 ..... | (165) |
| 第三十四章 ..... | (170) |
| 第三十五章 ..... | (177) |
| 第三十六章 ..... | (185) |
| 第三十七章 ..... | (190) |

### 卷五

|             |       |
|-------------|-------|
| 第三十八章 ..... | (203) |
| 第三十九章 ..... | (212) |
| 第四十章 .....  | (215) |
| 第四十一章 ..... | (219) |

# 卷一

## 第一章

那年晚夏，我们居住在乡村一幢房子里，隔着河流和平原的高山依稀可见。河床里有鹅卵石和大圆石头，在阳光下又干又白，河水清澈，河流湍急，深处一片蔚蓝。部队从房子边走上大路，尘土飞扬，洒在树叶子上。树干也积满了尘埃；那年树叶早落，我们看着部队的车在路上开着，尘沙往上飞扬，树叶儿给微风吹得纷纷往下掉坠，士兵们开过之后，路上只有落叶，空空荡荡的。

平原上有丰饶的庄稼，有许许多多的果树园，而平原外的高山，则是一片光秃秃的褐色。山谷中正在打仗，夜里我们看得见炮弹划过时的光亮。在黑暗中，这情况真像夏天的闪电，只是夜里阴凉，没有夏天风雨来临前的那种烦躁与不安。

黑暗中，我们时常听得见部队从窗下走过的声音，还有摩托牵引车拖着大炮经过的响声。夜里交通频繁，车辆穿梭密布，路上有许多驮着弹药箱子的驴子，运送士兵的灰色卡车，其中一种卡车，装的东西全部用帆布盖好，车子缓慢而行。白天也有用牵引车拖着走的重炮，长炮管用青翠的树枝遮住，牵引车也盖上了青翠多叶的树枝和葡萄藤。在我们北面，山谷后边有一座栗树树林，林子后边，在河的这一边，另有一道高山。那座山峰上时有争夺战，不过不顺利，当秋天一到，秋雨连绵不断，栗树上的叶儿都被雨水打落下来，就只剩下赤裸裸的树枝和被雨打成黑黝黝的树干。葡萄园中的枝叶也很稀疏光秃；乡间样样东西都是湿漉漉的，都是褐色的，触目秋意萧索。河上罩雾，山间盘云，卡车满是泥浆的奔驰在路上，兵士们披肩已被淋湿，身上尽是烂泥；他们的来复枪也是湿的，每人前面的皮带上都挂有两个皮制的灰色子弹匣，里面被一排排又长又窄的六点五毫米口径的子弹满装着，在披肩下明显突出，当他们在路上经过时，不经意间，就像是怀孕六个月的妇人。

时常有灰色的小汽车在路上呼啸而过；驾驶员座位边每每有一位军官，车子的后座上还坐着几位军官。这些小汽车溅泥泼水，比军用大卡车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车子后座上有一个小伙子，坐在两位将军的中间，矮小得连脸都看不见，只看得见他的军帽顶和他那细窄的身影，而且车子又开得特别快的话，那么那小个子可能就是国王。他人住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乌第涅，几乎天天这样子来视察战况，无奈战况不佳。

绵绵细雨下个不停，随着冬季的来临，霍乱也跟着雨来了。不过当局设法防止，所以到末了军队里只死了七千人。

## 第二章

来年打了好几场胜仗。山谷后边那座高山和那个有栗树树林的山坡，已经打了下来，而南边平原外的高原上也获得了胜利，于是我们八月渡河，驻扎在意、奥边界的哥里察的一幢房子里。这房屋有喷水池，花园里砌满围墙和栅栏，园中栽种了许多茂盛多阴的树木，屋子旁边呈现一片紫色，细看种植的是一棵紫藤。现在战争在好几道高山外进行，而不是近在一英里外了。小镇景色很美，我们的屋子也很舒适。小镇后边是河，前边的高山还依然被奥军统制着。一次漂亮的战役使我们攻下了小镇，奥军大概希望战后再回小镇来住，所以现在从山顶上加强了火力，除了小规模军事行动以外，他们并不胡乱开炮，这情况叫我心情很愉快。镇上照常有人居住，有医院和咖啡店，有炮队驻扎在小街上，有两个等级的妓院，一家招待士兵，一家招待军官，加上夏季已过，天气变凉，丛山间的战斗在镇外仍然激烈。这儿有一座弹痕累累的铁路桥，有河边炸毁的地道——从前这儿争战过——有绕着广场周围的树木，而通向广场的路上，又有一排叠一排的树木；此外，镇上又有姑娘，而国王乘车经过时，有时可以看得到他的脸，他窄小的身体托着细长的脖子，和他那一簇好像山羊髯一般的灰须；这一切，再加上镇上有些房屋，因给炮弹炸去一道墙壁，内部突然暴露，迸溅出来的碎石瓦片堆积在花园里，有时还波及到街上，还有卡索前线，一切顺利，如此这些，使得今年秋天比起去年困居乡下的秋天，大不相同。况且战局也好转了。

镇外遍布满山的橡树林现在没有了。我们初到小镇时，正值夏日，树林茂密青翠，但是现在已只剩下断椿残干，地上则给炮弹炸得四分五裂。这一年秋末的一天，我正在原来有树林的地点徘徊，看见一块云朝山顶飞来。云块飞得好快，太阳转成晦暗的黄色，样样东西都变成灰的，乌云密布，遮满天空，接着云块落在山上，突然间洒落到我们身上，到那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是雪。雪在风中飞舞，掩盖了赤裸的大地，只有树木的残干突了出来。大炮上也盖上了雪，而战壕后边通向厕所去的雪地上，已有人走出了几条深深的雪径。

后来我回到小镇。我跟一个朋友坐在军官妓院里，两只酒杯，一瓶阿斯蒂牌红酒，望着窗外缓缓飘然而下的大雪，我们知道今年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河上边那些高山，并没有被攻打下来；河那边的峻岭，一座也没有打下来。那都是明年的事了。我的朋友看见我们同饭堂的那个神甫小心地踏着半融的积雪，打街上走过，于是便敲敲窗子，引起神甫的注意。神甫抬起头来。他看见是我们，微微一笑。我的朋友招手叫他进来。他摇摇头，走了。那天夜晚，在饭堂里吃到美味的通心面，人人吃得又快又认真，用叉子高高卷起面条，等到零星的面条离开了盘子才往下边嘴里送，不然便是不住地叉起面条用嘴巴吮。吃面的时候，我们还从用稻草盖好的加仑酒筒里打了酒；酒筒就挂在一个铁架子上，你用食指一扳下酒筒的脖子，又清又红的单宁酸味美酒便流进你用同一只手所拿的杯子里。大家吃完通心面后，上尉便找神甫开玩笑取乐。

神甫年纪轻，脸皮很薄，很容易红，穿的制服跟我们大家一样，只是他那灰制服胸前左面袋子上，多了一个深红色丝绒缝制的十字架。上尉据说是照顾我，叫我完全听得懂，免得有什么遗漏，所以故意说着不纯粹的意大利语。

“神甫今天玩姑娘。”上尉说，眼睛看着神甫和我。神甫笑一笑，脸孔泛红，摇摇头。这个上尉时常逗他。

“别不承认，我今天亲眼看见的。”上尉说。

“没有这回事。”神甫说。别的军官都觉得逗得很有趣。

“神甫不玩姑娘，”上尉说下去，“神甫从来没跟姑娘亲近过。”他这样解释给我听。他给我倒了一杯酒，说话时眼睛一直看着我的面孔，不过眼角总在瞄着教士。

“神甫每天晚上对付五个姑娘。”饭桌上的人都笑了起来，“你懂

吗？神甫每晚上一对五。”他做个手势，纵声大笑。神甫不做声，当它是笑话。

“教皇希望奥军打胜仗，”少校说，“他爱的就是奥国皇帝法兰兹·约瑟夫。教皇的钱就是他们捐献的。我是个无神论者。”

“你看过《黑猪罗》那部书吗？”中尉问我，“我给你找一本来。那书动摇了我的信仰。”

“那是一部卑鄙龌龊的书，”神甫激动地说，“你不会当真喜欢它的。”

“是部很有价值的书，”中尉说，“神甫黑暗勾搭在书中都被拆穿了。你一定喜欢它。”他对我说。我向神甫笑笑，而神甫在烛光下也对我笑笑。“你可别看它。”他说。

“我给你找一部来。”中尉说。

“被称为无神论者，都是有思想的，”少校说，“不过我也不相信什么共济会。”

“我可相信共济会，”中尉说，“那是一种高尚的组织。”有人进来了，门打开时，我看得见外面又在下雪。

“雪一下就预示不会再有进攻了。”我说。

“当然没有啦，”少校说，“你应当借此机会休假玩一玩。你应当到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

“他应当到阿马斐去，”中尉说，“我给你写封介绍卡，去找我家里的人。他们一定会待你如上宾，像自家人一样。”

“他应该到巴勒摩去。”

“他得到卡普里去。”

“希望你去观光阿布鲁息，代我望望在卡勃拉柯达的家属。”神甫说。

“听啊，他连阿布鲁息都提出来。那儿的雪比这儿还要大。他又不是想看农民。让他到一些文化和文明的中心地方吧。”

“他应当好好玩玩小姐。我给你开一些那不勒斯的地址。漂亮年轻的妞儿——由母亲陪着。哈！哈！哈！”上尉摊开全部手指，好像在灯光下在墙上演手影戏似的。现在墙上有了他的手影。他又用不地道的意大利语讲道：“你去的时候像这个，”他指着拇指，“回来时像这个。”他指着小指。大家都哄堂大笑。

“看啊。”上尉说。他又摊开头。烛光又把他的手影反映在墙上。他开始从拇指数起，按着指头，逐个喊出它们的名字，“‘索多—田兰’（拇指），‘田兰’（食指），‘甲必丹诺’（中指），‘马佐’（无名指），‘田兰—科涅罗’（小指）。你去的时候索多—田兰！回来时田兰—科涅罗！”大家大笑。上尉的指戏很精彩。他看着神甫嚷道：“神甫每晚对付五个妞儿！”大家又是哄堂大笑。

“你应该立刻就休假。”少校说。

“我真希望可以陪你一道去，可以做个向导。”中尉说。

“回来时带个留声机来吧。”

“还要带些好的歌剧唱片。”

“要卡洛左的唱片。”

“不要他的。他乱嚷。”

“你可不希望就像他那么乱嚷嚷？”

“他乱嚷。我还是说他乱嚷！”

“我希望你到阿布鲁息去。”神甫说。旁的人仍在激烈的争论。“那儿打猎最好。那里的人也很热情好客，气候虽然寒冷，倒是清爽干燥。你可以上我家里去住。家父是个著名的猎手。”

“走吧，”上尉说，“我们尽早逛窑子去，去晚了恐怕人家又关门了。”

“晚安。”我对神甫说。

“晚安。”他说。

### 第三章

我回到前线的时候，原来所属的部队还驻在那小镇上。附近乡下的炮比从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到了。田野郁郁葱葱，葡萄藤上长了小青芽，路边的树木吐出了新芽，海那边有微风吹来。我看见那个小镇和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被重山环绕，仿佛是个杯子，背后便是些褐色高峰，山坡上点点青翠。小镇里炮更凶，还有一些新的医院，街上可以碰到英国军人，有时还有英国妇女，此外炮火所毁坏的房屋也多了一些。天气温暖如春，行进在绿阴小巷里，全身给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晒得暖洋洋；原来我们还住在那幢老房子里，这房子看起来跟

我离开时没有多少分别。大门开着，有个士兵坐在外边长凳上晒太阳，旁边门口停有一部救护车，我一踏进门，便闻到大理石地板和医院的气味。景物依旧，只是春天到了。我向大房间的门口张望一下，看到少校坐在写字台上，窗子打开着，阳光晒了进来。他没看见我，而我则踌躇着不知现在就进去报到好呢，还是先上楼梳洗一下。最后我决定还是先上楼去。

我和雷那蒂中尉合住的房间，窗子朝着院子。现在窗子打开，我床上铺好了毯子，我的东西挂在墙壁上，我的防毒面具放在一个长方形的锡罐子里，钢盔仍旧挂在那墙上的钉子上。床脚放着我那个扁皮箱，而我的冬靴仍旧光亮如新，搁在皮箱上。我那杆奥军狙击兵的来复枪，则挂在两张床的中间，枪铤是蓝色的八角形，枪托是可爱的黑胡桃木做的，可以靠在颊骨上射击。配着那杆来复枪的望远镜，我记得是锁在皮箱里。中尉雷那蒂本来睡在他的床上。他听见我的声响便醒了，从床上坐起身来。

“吉欧，”他说，“玩得开心吗？”

“好极了。”

我们握握手，他抱住我的脖子吻我。

“噢。”我说。

“你身上脏，”他说，“你该洗一洗。你到过什么地方，有没有有趣的事情？赶快说给我听听。”

“我什么地方都去过。米兰，佛罗兰斯，罗马，那不勒斯，维拉·圣·佐凡尼，墨西拿，塔奥米那——”

“你好像在背列车时间表。有没有什么艳遇？”

“有。”

“哪儿？”

“米兰，佛罗兰斯，罗马，那不勒斯——”

“够了。只要实实在在把最精彩的告诉我。”

“在米兰。”

“那是因为你首先到那地方。你在那儿碰见她？在科伐咖啡馆吗？你们上哪儿去玩？你觉得怎么样？马上说给我听听，晚上是一起睡的吗？”

“是的。”

“那也没有什么，我们现在这儿也有美丽的姐儿。新鲜姐儿，从

来没上过前线的。”

“那太好了。”

“要是你不信？我们今天下午就看看去。镇上还有美丽的英国姑娘。现在我爱上了巴克莱小姐。我带你去看看她。说不定我要和巴克莱小姐结婚哩。”

“我得洗刷一下去报到。难道现在谁也不工作吗？”

“自从你走以后，没有什么大病重伤，只是些冻伤，冻疮，黄疸，白浊，自己弄上去的伤病，肺炎，硬性和软性下疳。每星期总有人给石块砸伤。当然，真正受伤的也是有几个。战争下星期又要开始了。或许已经开始了。大家都这么说。依你看，我跟巴克莱小姐结婚行不行——婚期自然得在停战以后。”

“绝对行。”我一边在盆子里倒满了水一边说。

“今天晚上你得把一切告诉我，”雷那蒂说，“现在我得多睡一会儿，养好精神，漂漂亮亮的，去见我的巴克莱小姐。”

我脱下制服和衬衫，用盆子里的冷水洗身。我一边用毛巾摩擦身子，一边环视了一下房间，望望窗外，望望慢慢进入梦乡的雷那蒂。他人长得很俊俏，年龄跟我不上下，是阿马斐人。他当军医觉得很开心，我们俩是好朋友。我望着他时，他突然睁开眼来。

“身上有钱没有？”

“有。”

“借给我五十个里拉吧。”

我揩干手，从挂在墙上的制服里掏出皮夹子来，转手递给他。雷那蒂接过钞票，折好塞在裤袋里，转身继续躺在床上。他笑着说：“我得在巴克莱小姐面前装阔佬。你是我亲密的好朋友，也是我经济上的保护者。”

“活见鬼。”我说。

那天晚上饭堂里，我坐在神甫的旁边。神甫对于我没到他故乡阿布鲁息去表示很失望，一副伤心失望的表情。他给他父亲写过信，说我要去，他们也预备好一切等待我，我自己也觉得非常过意不去，想不出我不去的更好的理由。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的，我就解释给他听，本来打算去，后来应酬很多，琐事繁忙，终于拖得没有去成。到末了他也看出我实在本来打算去的，于是他才无所谓了。我喝了许多酒，过后又喝了咖啡和施特烈嘉酒，带着酒意说，许多事我们是不想

做的，可我们想去做的事情都总是没有做。

我们俩谈话的时候，别的人正在争辩。我本来打算要到阿布鲁息去的。我并没有到路上冰冻得像铁那么硬的寒地去，那儿天气清爽，又冷又干燥，下的雪干燥得像粉，雪地上有野兔走过的串串足迹，农夫们一见到你就脱帽喊老爷。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雾迷漫，酒气刺鼻的咖啡店，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牢牢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间醉躺在床上，体会到人生的一切不过如此，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不晓得究竟是跟谁在睡觉，在黑暗中，世界显得都是不真实的，而且这样令人兴奋，所以你不得不又装得假痴假呆、糊里糊涂，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有时候，你会突然间又非常警惕起来，怀着这样的心境从睡梦中惊醒，早晨一到，一切消逝，触目都是尖锐的、苛刻的、清楚的、无法面对的现实，有时甚至还抱怨物价的上涨。有时早上醒来愉快、甜蜜、温暖、快乐的感觉直到吃了早饭和中饭。有时一点快感都没有，急于早点走开上街去，但是有新一天的开始，接下来的就有新一天的夜晚。我想把夜里的情况，以及日夜的区别带给我的苦恼告诉那神甫，说明为什么白天倘若不是很清爽很寒冷的话，还是黑夜好。但我说不出来这番话，就像我现在讲不出来一样。但是如果你有过这种经验，你就明白了。他没有这种经验，但是他也明白我本来想到他故乡去的意思，尽管我没去成，我们俩还是朋友，有一些共同的兴趣，也有不同的地方。我所不明白的事往往他都明白，有时我也懂了，但从来记不住。关于这一点，我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大家都在饭堂里，晚饭已完，旁人还在争辩。我们俩一停止谈话，上尉便嚷道：“神甫不开心是因为没有妞儿。”

“我开心的。”神甫说。

“你说的不是真心话。神甫希望奥人打胜仗。”上尉说。旁的人在听。神甫摇摇头。

“不对。”他说。

“你希望我们永远不进攻。你不是要我们永远不进攻吗？”

“不是。既然有战争，我们总得进攻吧。”

“不能停顿。要进攻！”

神甫点点头。

“算了吧，”少校说，“他的人不错。”

“他也是没有法子呀。”上尉说。于是大家离桌散席。

## 第四章

大清早我就被隔壁花园里的炮队吵醒了，阳光已从窗外进来，于是就起了床。我踱到窗口边望出去。花园里的沙砾小径是潮湿的，草上也有朝露。炮队开炮两次，每开一次，窗户就震动，连我睡衣的胸襟也抖了一下。炮虽然看不见，但一听就知道是在我们上头开的。真讨厌挨着炮队，幸亏炮的口径并不太大。我望着外边花园时，听得见一部卡车在路上的开动声。我穿好衣服下楼，在厨房里喝了一杯咖啡，便向汽车间走去。

在长长的车棚下还放着十部车子，都是些上重下轻的救护车，漆成灰色，构造则像搬场卡车。机师们在场子里修理一部车子。在山峰间的包扎站还留了三部汽车。

“他们向那炮队开过炮吗？”我问一位机师。

“没有，中尉先生。有那座小山的掩护。”

“这里情形怎么样？”

“还可以。这部车子不行，旁边的都开得动。”他停住工作笑一笑，“你是休假才回来的吧？”

“是的。”

他的笑容有些诡秘，“玩得还好吗？”其余的机师都露齿而笑。

“好，”我说，“这车子怎么啦？”

“坏了。总是出毛病。”

“如今是什么毛病呢？”

“该换新的钢环。”

我看着他们修理这辆难看的空车，现在车子的引擎敞开着，零件散放在工作凳上。我走到车棚底下，给每一部车子检查了一下。车子还算干净，有几部刚刚洗过，其余的积满了尘埃。我细心看看车胎，看看有没有裂痕或是给石头划破的。一切情况，都令我满意。我人在不在这儿看管车子，显然没多大关系。我本来自以为很重要，车子的保养，物资的调配，从深山里的包扎站运回病伤士兵，医疗后送站，随后再根据病伤员文件，运送入医院，这一切顺利进行，大多是靠

我一人。现在我才明白,我并不是那么重要。

“缺不缺配件?”我问那军曹级的机师。

“不缺,中尉先生。”

“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

“还在原来的地方。”

“好。”我说。回到屋子里去,又上饭堂去喝了一杯咖啡。咖啡淡灰色,甜甜的,因为对了炼乳。窗外是一个可爱的春天的早晨。鼻子里开始有一种干燥的感觉,这天天气一定要热了。这天我上山峰间去看看车站,很晚才回到镇上。

所有的工作都井然有序,我人不在这儿,仿佛情形反而好一点。总攻击又要开始了,我听大家说。我们所属的那个师,将从河上游某地点进攻,少校叫我负责进攻期间的各个车站。进攻部队将由上游一条窄峡上渡河,然后在山坡上扩大阵地。救护车的车站不能距离河水太远,同时又要要有天然的保障。车站地点当然是由步兵选定的,不过实际筹划执行还得靠我们。这样一来,居然使我有了布阵作战的错觉了。

我身上沾满了灰尘,就上我房间去洗刷一下。雷那蒂坐在床上看俄编的英语语法。他身穿礼服,脚登黑靴,头发发亮。

“太好了,”他一看见我就说,“你陪我去见见巴克莱小姐。”

“不去。”

“你得去。你得帮帮我给她一个好印象。”

“好吧。等我弄干净。”

“那就洗洗吧,用不着换衣服。”

我洗一洗,梳梳头,就跟他走。

“等一等,”雷那蒂说,“让我们先喝一点吧。”他打开箱子拿出一瓶酒来。

“我不喝施特烈嘉。”我说。

“不喝施特烈嘉,是葛辣巴。”

“好吧。”

他把酒倒在两个杯子里,我们伸着食指中指碰碰杯。酒性好凶。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我说。我们喝了第二杯葛辣巴,雷那蒂放好酒瓶,我们这才下楼。上街穿镇而走,本来是很热的,幸亏太阳开始下山,